

中台藏緬數目字及人稱代名詞語源試探

王 靜 如

在東亞以中國本部爲起點，南至馬來半島，西包藏，緬，東渡中國海而達台灣，北更越大漠復現於俄屬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此區域人民所操之語言皆屬於 Monosyllabic Language 單節語族，因爲大部分爲漢，藏兩語，所以西歐學者通稱他爲藏漢語系 (Tibeto-Chinese Language)。除遠處寒帶的葉尼塞奧斯札克 (Jenisei-Ostjakisch) 語組我一時還未能見到外，其他如緬甸，暹羅，喜馬拉雅，西藏，猓羅莫索，卡琴 (Kachin) 庫克琴 (Kukichin) 納加 (Nāgā) 卡倫 (Karen) 百若 (Bārā) 魯宜 (Lūi) 以及蠻，苗諸語系組，俱已能見其概略¹，尤其是關於數目字和人稱代名詞的記載更爲詳備。這些語組按簡單的分法要略爲中國語，暹台語，西藏語，緬甸語四系。若再合併一下，中國，暹羅有關，西藏，緬甸爲近，更可稱中台語系，(Thai-Chinese) 藏緬語系 (Tibeto-Burmese)。現在我所討論的語言正在這個區域以內，所以就採用“中台藏緬”一詞來包括以上所舉諸語系，諸語組²。

說到中國語和台語藏語緬語同源的話，在西歐學者好久好久就提到了。如 W. Grube, A. Conrady 早爲人所稱道。勞弗 (B. Laufer) 在西夏語考 (“The Sîhia Language” *Toung Pao*, Vol. XVII) 曾舉九十餘字，與西藏語比較馬伯樂 (H. Maspéro) 曾於唐代長安方音考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中列舉一些台語同古漢語比較，他們的創始之偉舉，的確不可抹滅的，但是總要因爲這門

1 最好是參看印度方言調查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中之西藏緬甸台諸語數卷及比較字彙

2 雖然 W. Schmidt 在世界語族及其分域 (Sprachfamilien und Sprachenkreise d. Erde) 一書與 A. Meillet 及 M. Cohen 所著之世界語言學 (Le Laugue du Mond) 一書中於本文討論諸語另有進步的分法，但是大致仍然是一樣的，所以我用此名，更是求其普通的辦法。

學問正在那裏試驗，所以我們也只好認為這是幾方面的試驗罷了。我在論冬蒸兩部一文中曾舉了一些字如萬，皇（西藏 *bbum*：萬 *mīwan* ← **muom*）暹羅 *hlang*：皇 *ɣwāng* ← *ɣlāng*）等字以解決中國古音及訓詁諸種現象，雖然我們是不能抱有更大計畫以五個共同藏緬語，共同台語的語根和語法來同中國古語作比較，但是我們極不願意因此就停止先前所作過的試驗，此篇是我寫過冬蒸兩部以後對於人稱代名詞和數目字的一點意見。

人稱代名詞，這次只舉出“你”“我”來討論，第三身是被拋棄的，因為多數的語言此字是另有來源。就以中國語的“他”“彼”“其”最平常見的字而論，恐怕我們並沒有法子想他們不和指事代名詞混用，尤其是在古代書籍中間。他既然同指事代名詞有關，那末我在沒有深刻研究以前，殊未能定為非自指事代名詞轉來的，關於這一點，也許我將來再加一番詳細的討論，可是現在總以不論為是。數目字中“一”“二”“三”三個數目來源最為複雜，好在此諸語系中尚沒有發生更困難詮釋，這使我們尤不能不信諸語系數目字乃是同一個根源。

諸語系中有就原來字母記音，有採自口語的，都註有文（字母音）白（口語音）等號。其西夏一語，以每註漢字，記音較難，多依西藏音譯而定，其缺者，亦附考證。諸語組各所採語已盡量舉出，凡有疑及語言本身者，當註於中參考。

每字討論之後，擬一語源，以星號“*”記出。諸語組列於下，以見其分合演變之大概。

一 人稱代名詞第一身。

中國古音吾，我是 *nuo* 和 *na*，他們在上古吾多用於主格（Nominative case）我是多用於賓格（Objective case），胡適之先生及高本漢（B. Karlgren）先生曾專從事研究⁽¹⁾，我們不必細論他們了。可是現在作這個共同比較的時候須暫時把這

(1) 參閱胡適文存卷二吾我篇及 B. Karlgren: “*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nelle.*” J. A. 1920. 高本漢先生對於上古的這兩個字有詳細的統計

及證明二者音值之異點，胡適之先生對於他們的分別有細密的說明。

個區分置暫而不論因為這是文法全體的事情，這點我們希望在文法中來說他。我們且把中國語吾我字的諧聲字排列於下，就知道這個字在中國語音中是如何的變化。

古音

吾 ñuo→u 伍，五，梧，悟，晤，寤

語 ñiwo→ü 圉

衙 ña→ia 衙

我 ñâ→o, uo. 俄，哦，娥，峨，蛾，鵝，餓。

義(2)ñjie (← -a)→i 蟻

關於“我”字自然高本漢也曾道及“戈”(古音 kuâ)也可算是“我”的諧聲。我們盡可以說他是會意諧聲字。那末這字至少要添上一個戈音的諧聲變化。就只這兩個字，以諧聲論及今古音變，共成十餘種，如 ñuo, ñiwo, ña, ñâ, ñjie (← -a), u, ü, ia, o, uo, i, kuâ, ko. 這類密切的音變情況，在其他語言中是一樣的，因為他們這一樣的演變，我們得知道他們的關係更密切！

在台語中如暹語之 kû (Lü 語及 K'ün 語同) 及 K'a, Šân, Āhom 及 K'āmī 語作 kau 或 kāw, 我們可以算他是類似 kuâ, ko. 這自然或也許是由 ñ 一變 g 再變 k 的。

Karen 語中有 kwai (Yintolä), kwe (Taungθu), 同一樣作成了 k-, 介音 -w- 保存着，而在 Karenni 語就將 k- 或古代的 ng- 失掉，變成了 vâ。有些方音是既然變成了 k, 又失去 -w- 的，如 Padaung 及 Yeinbâ 語作 ke, Gheko 語作 k'i 及 ki, 更有甚於此的把 k- 也幾變成了 h-, 如 māpouk 之 hi, manö hē. Pwo 語的 ya (文言)及 yä (口語) Egä 語的 ya (文)及 yä (白), Bwè 語 yä, Karenbyu 之 yä 及 Brä° 之 yü 這好想中國之衙語等的今音 ya 及 ü 古代 nga 及 ngiwo 變來的。在這語系中保存着 ng 的有 Zayein 之 ñâ, 及其又讀 ñâ, 更由 ñ 變成 n- 的有 Wewaw 語之 nâ.

在西藏語裏古語是 ña 各處方音，多數還是 nga, 如 Ladok'i, Kōgate, Šarpa, Länjongkā, Hloke 等語之 ña. Balti 之 ñâ, Gyārūng 及 Haurpā 之 ñâ, Tākpā 之 ñai. 其餘如 kâ, â (T'auchū, 及 Mānyāk 語) 正如中國語之 ko 及 o。

(2)義字從羊從我，雖然不是諧聲字，但“蟻”字則有我，我等之意，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會意諧聲的。

裸莫語中除西夏失掉 $\dot{n}$ 作了 a 或 $\dot{a}$ 以外多數仍是保留了 $\dot{n}$ - 或把 $\dot{n}$ 變作了破裂濁音 g -。如 Gni 裸羅之 $\dot{n}a$, Aka, $\dot{a}k\dot{a}$, Lohu 及 Nung 語之 $\dot{n}a$, Lolop'o 語之 $\dot{n}o$, Lisu 及 Lss'a 語之 $\dot{n}w\dot{a}$ 及 Ahi 裸羅之 go , Pyen 語之 $g\dot{a}$ 是。關於西夏語“我”字的音值 B. Laufer 曾擬定爲 $\dot{n}o$, 但我想他許是把遏音 $\dot{a}t$ (所謂輕者, 當是把入聲 $-t$ 音取消, 或其他) • 弄成了別個從“遏”聲的字, 我想, 那是錯誤的。

緬語一致似的有 $\dot{n}$ -, 他的元音也不外 $\dot{a}$, $\dot{a}$, $\dot{a}$, o 。他的古語是 $\dot{n}\dot{a}$, 同今日口語一樣, Arakanese, Danu, In θa , Tavoyan, P'un of Samong 及 Me-gy $\dot{a}$ 諸方音也相同。Szi, Maing $-\theta a$ 及 Taungyo 方音屬於 $\dot{n}\dot{a}$, Laši 方音屬於 $\dot{n}o$ 及 $\dot{a}$ 。在緬語中有一處方音是 $a\dot{n}$ 及 $u\dot{n}$ 我認爲這是由於由聲母前加元音所致, 在 Bārā 語中可得一個正當的解釋。

Bārā 語中有 Kāch 及 Gārō, Achik 之 $\dot{a}\dot{n}\dot{a}$ 復有 Lālun Tipurā 之 $\dot{a}\dot{n}$, 更有 Bodō 方音之 $\dot{a}\dot{n}$ (a), Deurī-Chutiya 之 $\dot{a}$ 。這大概全是由於 $\dot{n}$ - 前加 a 使其第一音節 a 漸漸失掉所致, 故由 $\dot{n}a$ 反(變爲 $a\dot{n}$, 由 $a\dot{n}$)變 $a\dot{n}$ 。緬語中之 $a\dot{n}$ 想是這個原故。

失掉聲母最顯著的要算 Nāgā 語了。Angāmi Rengmā, Hlōtā 之 $\dot{a}$; Sopvomā 之 yi , Kēzāmā 及 Marām 之 $y\dot{e}$, Yachumi 之 $iy\dot{a}$, Kwoireng, P'adāng 及 K'angoi 之 i , Tāngk'ul 之 i 都是。其有保存著 $\dot{n}$ - 的, 如 Chāng 之 $\dot{n}o$, Mōsāng 及 Namsangiā 之 $\dot{n}\dot{a}$ 。Tamlu 及 Tengsa 之 $\dot{n}ai$ 。其有由 $\dot{n}$ - 變成 n - 的如 Āo 之 ni , Ēmpēo 之 $n\dot{u}\dot{i}$, Mikir 之 ne 。也有由 $\dot{n}$ 變成 k 的如 Banporā 之 ku , 又由 k 變成 k - 如 K'oirāo 之 hai 。

聲母 $\dot{n}$ - 在 Kuki-Chin 語中多數是變成了 k -, 如 T'ado, Siyin 之 $k\dot{a}$, Lai, Langrong, Aimol, Chiru, Kolhreng, Kōm, Pūrūm 及 K'ami 諸方音之 kai , Taung θa 之 kye , Chinbōn 之 $kyei$, Hrāngk'ol 之 $g\dot{e}$, 復有 kye 及 $kyei$ 之顎化 ky 變 ch 的則有 Sō 之 $ch\dot{e}$, Chinbōk 之 che , Thayetmyo Chin 之 je 。在這個語組中, 也有從 $\dot{n}$ 變 n 的如 Anāl 之 ni , Hīrōi-Lamgāng 之 nai 。

在喜馬拉雅語中雖然有 Gurung 及 Akā 之 $\dot{n}a$, Murmi 及 Māgarī 之 $\dot{n}a$ Abor 及 Dafā 之 $\dot{n}\dot{a}$ 仍然有 $\dot{n}$ 的聲母, 但多數都作成了 g -, k -。讀 $g\dot{o}$ 音則有 Uāyn, Bāhing 方音, go 音則有 Sunwār, Róng, T'ulung 方音 Chamba Lāhuli 之 $g\dot{e}$, Kanāši

之 gu, Kanauri 之 ga, T'āmi 之 gai, Manchāṭi 之 gye 這是表自脫化的近一點的, 若 D'imāl 之 kâ, Yāk'a, Bālālī, Sāngpāng, Lōhōrōng, Lāmbich'ōng, Wāling, Ch'ingtang, Rūngch'ēnbūng, Dungmālī, Rōdōng, Nāch'erēng, Tōtō 之 kâ 及 ka. 這就比 g- 對 ñ 遠了一些, 可是他仍然是由 ñ- 脫化來的, 是不容疑的, 從顎化的 gye 可以變出了 jī (Rangkas) ji (Nēwārī, Pad'i) 。也有把元音失掉聲母前再加 a 變爲 añ (Limbū) āñ (Rai) 加 ū 變爲 ūñ (Chaurōsya K'aling, Dūmī) 。由 k- 變 h- 的如 Mišmi 之 hā 是。

其他如 Kachin 語中 nai (Kachin, Maran, Singp'o), Lūi 語中 nà (Andro, Sengmai, Chairel) 及 nà (Kadu) 都保存 ñ- 的聲母。只是蠻語中之 kō (苗子) go (白苗) yā (Lanten-yao) ya (Man-lan-tiēn, Man-ta-par) vai 黑苗有些像 Karen 的變遷罷了。

從以上各種語表現, 元音多數是 a, â, o, ñ- 當然是聲母的, 但在中國上古還有一個字是常用的, 我們却把他忽畧過去了。就“印”字, 古音爲, nân 同上邊韻尾畧有不同, 在喜馬拉雅語中之 koñ (K'ambū), 西藏語中之 nã (Spiti 之 Ladak'i), 可以說同他相似, 終久 -ñ 是怎模來的, 這正可令人懷疑的。這一點留待將來解決。

總起來說, 凡各語系的“我”字聲母沒有不是 ñ- 的, 或由 ñ- 變來的 (這自然是由他本語中的, 方音中推測出來, 及其古音記載看出來的), 元音是 a, â 及 o, 或有 u-, w- 作爲合口的現象。其作 a, â, o 可以說是中國的我 ngâ 字相類, 合口的可以說是和中國吾 nguo 字近似, 作 nã 或 koñ 者可以說是同中國“印” nân 字較同。自此點看來, 我們總可以說這幾種單語組中是同一個根源。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ña (我吾昂)

古音 今音

中國語……ña → o

ñuo → u

nân → nān

古音

台語……kū ⇒ kū

k'ā → k'a

kau

喜馬拉雅語.....ñā

go

ka

hā

koñ

je

añ

裸莫語.....ñā

ga

(3)。

古音

西藏語.....ñā ⇒ñā

ā

nā

蠻語.....go

kō

vai

ya

緬語.....ñā ⇒ñā

añ

Bārā語.....āñā

añ

Ku-Ki-Chin 語...ge

kar

che

Lūi 語.....ñā

Kachin 語 ñai

Nāgā 語 ñō

ñāñ

ni

kai

hai

ai

yi

Karen語.....ñā

kwai

va

ki

hi

nā

二 人稱代名詞第二身。

從裸莫語的“你”字爲 ñi 之 (Gni Lolo, Lolop'o) ni (Ahi Lolo) nā (A-ka, A-kō, Lahu) nō (Lis'ā) nā (Nung) nū (Lisu) na (Mos'o) 等音，我可推定西夏語爲 ni 一類的音雖然現在從我所見到的西夏文書中還沒有發見這毓（汝）字的音。在

(3) 西夏籍（吾，我）音遏（輕）[古音 ·ât] 大致可定爲 o 或 a。

西夏文中是否以諧聲爲配合原則，現在仍然沒有那位學者敢大膽的說出這句話來；底下我拿一個類似從諧聲的字來作上邊假定的旁證，自然也不是就完成什麼西夏文構造中的諧聲律。西夏文中同𣎵字旁相同的爲數很少，其中以“二”字較近。

𣎵 意“二”音“ni”

𣎵 假定𣎵乃𣎵之變形，（因位於字體中間的原故，乃去𣎵之勾筆，便於書寫）假定𣎵從𣎵得聲。則其意“汝”音“ni”。

更自裸莫語爲 ni, ñi, 則知吾所假定當可成立。惟此裸莫語之 ni, ñi 等復與中國語同，更廣而言，又和中台藏緬共同單語語同類了。

中國語現行的“你”是來自上古的“爾”同時也有個“汝”，和爾字一樣的通行，爾和汝在上古的區別同樣被胡適之及高本漢兩先生討論過的。現在我們先看“爾”“汝”他兩的諧聲。

古音

尔 n̄ziě - n̄ - ǎ

從聲字 爾 n̄ziě - n̄ - ǎ 邇

彌 m̄jiě - ǎ 𣎵

璽 siě - ǎ

經 siě - ǎ 𣎵

爾 { -m̄jwiě - ǎ
-niei
-líwǎn

𣎵 sǐæn

女 n̄iwo

從聲字 汝 n̄ziwo

(4)如 n̄ziwo

寢 iwo

(4)如字說文從女從口，非女聲。惟其音全同於汝，高本漢列入女聲下，中國諸諧聲譜亦多列入女聲，但是否可靠，仍系未定之事。

他們諸聲中 mj-, n-, s-, 等聲母及收音的 -n 看來好像很奇怪似的，但我們不久就可以知道在其他各語言中都能找到來歷的。

裸莫語中的 n- 我們已經說過了，這是完全同中國古爾 níziě, 汝 níwo 的聲母相同的，元音也相近的，其他如 Karen 語的 na (Pwo 文言，Sgá 文言，) nà (Bassein 之 Pwo 語，Taungθu, Sgá 白話，Wewaw, Karenbyu, Yintālā, Māpouk, Gheko, Padaung, Manö, Dermuha 之 Mopwa 語) nā (Bwè, Maulmein 之 Pwo 語，Karenni, Yeinbā, Bilichi 之 Mopwa) nā (Zayein) 都是 n- 作為聲母。到了 Nāgā 語，Kachin 語喜馬拉雅語 Lui 語，Bārā 語雖然聲母仍為 n- 但他就加上個附韻聲母。這個附韻聲母，在大體上看來，是 ũ, 有時也變 n.

作 nān 音的：

Nāgā 語有 Tengsa, Namsangiā, Kalui, K'oirās, Marām, Kwoireng, K'angoi, Maring 諸方音。

Kuki-Chin 語有 Meit'ei, T'ado, Siyin, Lušēi. Banjōgē Pank'ū, Hrāngk'ol, Longrong, Aimol, Chiru, Kolhreng, Kōm Pūrūm, Anāl, Hirōi-Lamgāng, 諸方音。

Lūi 語有 Andrs, Sengmai Chairel 諸方音。

Bārā 語有 Bodo 方音。

緬語之文言。

作 nān 音的：

Nāgā 語有 Banparā, Ēmpeo 諸方音。

Kachin 語有 Singp'o 方音。

喜馬拉雅語有 Māgarī 方音。

作 nān 音的：

Nāgā 語有 Tableng, Mikir 諸方音。

Kachin 語有 Maran, Kachin 諸方音。

Kuki-Chin 語有 Lai, Chinbōk 諸方音。

Lūi 語有 Kadu 方音。

緬語有 Laši, Arakanese, Inṭa, Tavoyan 諸方音。

從以上各語各種方音看來，想到他們的古音一定有一個收 $-n̄$ 聲母的存留，那末還有些方音是作 $nō$ (緬語之 maru) $nā̃$ (Bārā 語 Deurī-Chutiyā) $nāā$ (Bārā 語 Kōch) 成爲半鼻音，或更不收附韻聲母，作 $nō$ (Nāgā 語 Angāmi) $nà$ (Nāgā 語之 Semā, T'ukumi), $nā$ (Bārā 語 Lālūng, 喜馬拉雅語 T'āmī, Nāgā 語 Āo, Hloto) no (Nāgā 語 Kēzāmā, Kuki-Chin 語 Taungṭa, 緬語 me-gyā), 這是顯然由 $nañ$ 失落 $-n̄$ 所作成的，就是前邊講過的那些 Karen 語及裸莫語也是同一來源呢。

說到附韻聲母收 $-n̄$ 的話，在中國語如吳語常熟，寶山，南匯，上海，松江，等十餘處都作 $neñ$, $noñ$ 等音，可說是同他們一樣，在這兒我應當感覺爲什麼古代的 $-n̄$ 附韻聲母，到現在變成了 $n̄$ 呢？我們來解答這個問題，到是不必原樣的答復，雖然 $-n$ 及 $-n̄$ 的演變可以明了。中國古語的“汝，爾”，以至於慇我們可以承認有一部份收 $-n$ ，但是這個 $-n$ 音或者還是自 $-n̄$ 變來的，不收 $-n$ 的“汝，爾”乃由失落附韻聲母而來的呢。你看緬語中的演變，

緬文 $nañ$

緬語 nin

緬語之 $nin \leftarrow nañ$ ，今日方音仍有 $nañ$ 同樣的音，音前已列舉。現在方音的變 $nañ$ 有 Tavoyan, 變 in 或 en 的有 Mrū, Kuki-Chin 語有 K'ami 之 $nān$, Chinbōn 之 nar , Chinbik 之 $nān$ ，大概都是由 $-n̄$ 演變來的。不過在此地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就是在中國上古當你講的字也有“ $nañ$ ”一個相同的音就是戎字了如詩大雅民勞，

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崧高

戎有良翰。

詩經所載甚多，不必一一舉出，“戎”古音爲 $n̄ziuñ \leftarrow n̄iuñ$ ，我借此可知其上古音確和 $nañ$ 相同，中國語上古既已有 $nañ$ 則其藏緬語系是同一源流，更有鐵證了。同時那太古的音，當然近似 $-n̄$ 了。

關於聲母我們還可提出一個出手 $n-$ 聲母外的一個問題，這問題極容易解決，不過看來好像奇怪似的。就是 $m-$ 作聲母的現象。

在台語中作：

mūn (Lü 及 K'ün) 失掉 -n 作

maü (Āhom, K'āmī)

mau (Sàn)

蠻語

mouñ (黑苗) 失掉 -ñ 作

moē (蠻子)

mui (Lan-ten-yao)

māy (Man-ta-pan)

緬語

緬文既有 nañ 復有 mañ

緬語全變 nin 及 min

Szi 方音 myāñ

Arakanese 方音 mñ

Danu 方音 miāñ, byà

我們從這種現象和中國語彌 mjiě 從爾 níjiě 聲變例大致可以看出 m-, n- 兩聲的關係來。我很早的就猜想中國語許是複輔音 mn-, 現在有這些方言的證明更使我的假定深固一些。不過這還不算是有力的證明，現在我們更找到一種方言他正是如此呢。

Nāgā 語：

Mōšāng 方音：mnañ

Nāgā 語有附韻聲母 -ñ, 前邊已經說明了，此處方音還有 mn- 的複輔音真是給我們假定證實了。從此起中國語爾 níziě-ñ-ă, 從聲的彌 mjiě-ă 作三讀 niei, mjwiě-ă, liwān 的闕，得了相當的說明。就從聲的 siēn “獐”我們也可自他語系中找出他的近似。如西藏語的

Gyārūng 方音 Sān 和

中國語從爾音的 Siēn “獐

相差無幾。在中語音變是有關係的，我們也可以想出西藏語的 Gyārūng 語 Sān 是和

Nāgā, Kuki-Chin 等語的 nañ 或 nan 是有聯系的。至於作 liwān 的，許是由 nan 漸漸演變來的，和作 san 由 ñz- 逐變為 z- 再變為 s- 一個道理。

我們方纔已經提起西藏語來了，在以上所討論的有聲母 n- 和收附韻聲母 -ñ 他是沒有加入的，現在我們不能不論一論他了。他有一個例外的情形，他的聲母多半是 k, k' 收聲多半是 d, t 如：

k'yod, k'yed (藏文) → k'yö°, k'ye (藏語)

k'yot, (Purik 之 Balti, Ladak'i, Šarpa, Hloke)

k'yut, (Spiti 之 Ladak'i)

其失落收聲 -d 或 -t 如

k'yo (Kagate) 更顎化一點的如

ch'ö (Pänjongkä)

他這以 k' 作聲母的現像，我們似乎不能連在 n- 聲母一起說，但曾作過幾個字的比較，自然已不能算是他們演變條例，可是也許得些暗示，譬如：

	中文	藏文
女	nīwo	skyis 汝女聲者
(5)癡	īwo	gnyid
汝	ñziwo	k'yod, kyed.

這些從女聲的字，在藏文總是 k' 或 k 的顎化，即癡雖然藏文用了 ny，但他是在 n, ñ 之間，或 k', k 受了顎化更相近呢。我們自此得以冒險想去，中文從女聲的字。雖然中，藏古音已經紛歧，但他們顎化是一致，同時在中文變為 nī- 在藏文就成 k'y- ky- 了。若從這裏想去，我們也可以說 n- 變 ñ- 再由 ñ- 變 k'y, ky, 及 k- 等。由 n- 變 ñ- 的例如：

Nāgā 語 Pyen 之 ñāñ

Karen 語 Zayein 之 ñā

如喜馬拉雅的 ga (Rangkas) gā (Bashing) gōn (Vāyu) ge, ga (Sunwār) 以至於 g'ina (T'ulung) 再由 g- 演變成的 kā (Māñchātī) ka (Kanawī), ko (Kārāñī),

(5) 說文楚人謂癡 H 癡女省聲。

K'ana (Wāling, Rūngch'ēnbūng, Rodong), K'ānā (Lāmbich'ōng) 再由 k-, k'- 變成 h- 如 Wāling 之 k'ana 及 hāeā (Lōhōi'ōng 有 hānā 及 ānā, Bālālī, Nāch'erēng, Kūlung, Rai, Sāngpāng) ānu (Dumi) ūnu (Chauāsyā) 是如是紛歧的狀態, 不過我們既已找出他的演變來, 雖然有些離共同古音相去已遠, 仍可以尋出條理來。因此項的解說, 我們暫時可以重造他們共同古音是 mnañ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mnañ 爾, 戎, 汝

中國語……戎 nízīuñ → zuñ

爾 nízīé → ər

彌 mjiě → mi

獮 sǐæn → sien

汝 nízīwo → zu

台語…… dān → t'ān (暹語)

mūñ

mau

喜馬拉雅語…… nāñ

nā

ga

ka

ha

gana

ch'a

ba

ana

裸莫語…… ni

nā

ñāñ

西藏語…… K'yod → Kyō°

K'yed → K'ye

k'yot

k'iañ

ni

sān

nau

kwā

蠻語…… mauñ

may

kao

緬語…… mañ → min

mañ → nin

miāñ

nañ

nō

nā

byà

Bārā 語…… nañ

nā

nā

Kuki-Chin 語.....	nañ	nañ
	no	no
	nan	nē
	hin	
	nar	Karen 語.....nã
Lui 語.....	nañ	na
Kachin 語.....	nañ	ni
Nāgā 語.....	mnañ	nū

三 論數目“一”字

西夏文中的𑖑“a”，實際指二事物中之一，在掌中珠裏面，如𑖑𑖑𑖑𑖑一日二日，𑖑𑖑𑖑𑖑一年二年，來同二字連文，𑖑𑖑𑖑𑖑豈滯一邊，也有與他一事物比較的意思，𑖑𑖑𑖑𑖑一個月，大概系別於二個或三個等月而言，總是有兩件事物比較說的意思，B. Laufer 曾理想他是同藏文^{ya}（一對事物之一，二相反者之一）有關，可以算是很有見地，只不過他那時還沒有知道𑖑，𑖑，僅看見𑖑，就把他列入數字中，而來作了許多廣泛的考證，好像離題太遠了一點。聶利山教授⁽⁶⁾以其爲助詞，極爲適當。𑖑和𑖑音值相同，聶利山教授大概因爲裸莫語中有 A-hi Lolo 及 Lolop'o 之 t'i, Gni 之 t'i, 及 Čuñ-kia-tsi 之 dleo 而定其音 li (δi)，但是我們自莫索語之 jrē, jri 看來，他或僅是一個 li 音，和 δi 音恐怕未必相近，自然這不是追求他的語源的說法。

說到這個字的字源，我們自然得先看中國語古音是什麼。西藏，緬甸，暹羅的古音是什麼，那纔能夠考察出原始音是什麼呢。中國古音一爲 iēt, 他的同字壹諧聲字爲吉。

一 iēt

壹 iēt 從吉聲

吉 kiet

這個吉聲發現的重要，是不可忽視的，屬於藏緬語系的 Kuki-Chin 語許多方言是 K'at

(6) N. A. Nevsky. 西夏文字抄覽。

一類的音⁽⁷⁾，就是在Nānā語⁽⁸⁾，和喜馬拉雅語⁽⁹⁾雖然多數把收聲-t失掉，可是 kiēt 音的現象總有存在。在這三語中，喜馬拉雅及 Nāgā 語中總有 k- 的顎化 ch- 音的情形，到了西藏語更爲發達，只不過西藏語把收尾的 -t 變成 -k 罷了。如 chik (Hloke, Šorja, Kāgate, Ladak'i, Balti) 及失掉尾音 -k 的 chi (Bānjongkā) 都是。西藏的古音應爲 gchig, 此複輔音之 g- 怎樣個來源我們現在還未敢確定，不過他一二三數目中都有，這好像是和 Gyārūng 方言中之 kà, Mānyāk 的 bī, T'auchū 的 ri 和數目字無關⁽¹⁰⁾ 一樣。所以在這兒我們不必怎樣重視他。在這同一語組中如 Gārūng 方言的 tī, Mānyāk 的 tã, Tàkpà 的 t'ī, Hourpà 的 rã, 是同其他語的 ch 沒有點連帶關係似的，如裸莫語⁽¹¹⁾ Karen語⁽¹²⁾，喜馬拉雅語⁽¹³⁾ 都是用了 t- 類的聲母，雖然現在

(7) Kuki-Chin 語中 T'ādo, Siyin, Lušēi, Banjōgī, Aimol, Chiru, Kolhreg, Kōm, Hirōi-Lamgāng 都是 k'at, Lai 作 kāt, Bānk'ū Hrāngk'ol, Hallām, Langrong 作 k'āt 或 kāt. kō (Taungθa), hō (šō), k'a (Pūūm) 都是從失掉收聲 -t 變來的。

(8) Nāgā 語中有 k'at (Kabui, K'oirāo, Kwoireng, Tāngk'ul, Maring) kat (Ēn pēo) k'et (P'adāng) 和 kiēt 爲一類音。ka (Sopvomā, T'uhumi, Yachumi) kā (Āo) chā (Tobleng) chie (Chāng) 都是失掉 -t, k 顎化成 ch-。

(9) 喜馬拉雅語有 kāt (Róng) kat (Māgarī), ki (Murmi), ch'i (Nēwārī), chē (Tōtō)。

(10) 這三種西藏方言中之 kà, bī, ri, 並非含有數目的意義，他只是在數目中一二三這幾個數中出現，或在數前數後。西藏的 gchig 未必不是由 ga-chig 變成的。

(11) 裸莫語 Gni Lolo 及 Nuug 語之 t'ī, Aka 爲 ti, Lisu 之 t'ī, Lis'ā 之 te; A-hi Lolo 及 Lolop'o 之 t'ī°, Lahu 之 ti° 全可表現他是有附韻聲尾來。

(12) Karen 語之 tà (Manō, Māpauk, Yintālā, Sgā (白話), Taungθu), tã (Wewaw, Bwè), tō (Karenni, Sgā (文言及白話)) dö (Dermuba 及 Bilichi 的 Mopwa), dā (Brä°, Yeinbā Karenbyu)。

(13) 喜馬拉雅語的 t'ik (Limbū, Rai) tit (Ch'ingtāng), tau (K'āling) tāu (Dūmī)。

我們還想不出什麼理由來，可是或者太古的“一”字許着是複輔音 $k+(d)$ 或 $k+r$ ，以失掉了 k 只剩下 d ，或者是由 $kr-$ ，失掉了 k ，由 r 又變成了 δ ，就生出那些 $t-$ 的音來，同是由 r 轉成 $l-$ 及 $n-$ 的音來，如台語中之 $n\dot{u}h \sim hn\dot{u}h$ ，(暹語) $n\dot{u}h$ ($S\grave{a}n$) $n\dot{u}h$ ($L\ddot{u}$, $K'\ddot{u}n$) $l\ddot{u}h$ ($\bar{A}hom$, $K'\ddot{a}mti$)。Karen 語中之 $l\ddot{o}h$ (Pwo 文言) $l\ddot{a}$ ($Bilichi$ 之 $Mopwa$)，緬語中之 $l\ddot{a}$ (Ezi) 是。由 kr 之 r 變 i 就使 $k\dot{i}-$ 變成了 $ch-$ 一類的音，由 ch 再變成 $\acute{s}-$ 及 $s-$ 類的音如 $B\grave{a}r\grave{a}$ 語中之 $ch\ddot{a}$ ($L\ddot{a}lung$)， $s\ddot{a}$ ($G\ddot{a}r\ddot{o}$, $K\ddot{o}ck$, $Ti\ddot{p}ur\ddot{a}$) $\acute{s}i$ ($Dim\ddot{a}-\acute{s}\ddot{a}$)， $s\ddot{e}$ ($Bodo$)， ja , cha , sa ($Deur\ddot{i}-Chuti\ddot{y}\ddot{a}$)。關於 $kr-$ 的重造還有一個重要實證，就是喜馬拉雅語中 Gurung 方音的 $g'r\ddot{i}$ ，裸莫語中 Mos'o 方言的 $j\ddot{r}\ddot{e}$, $j\ddot{r}i$ 還有他的殘跡，所以我覺得在太古的一，許着是 kr 或 $g'r-$ 呢。至於蠻語中的 i (苗子 $Mias-ts\ddot{u}$ ，白苗 $P\ddot{e}-miao$) $y\ddot{i}$ (黑苗 $H\ddot{e}-miao$) $\ddot{a}$ ($Lanton-yao$) a ($Man-lan-ti\ddot{e}n$) $y\ddot{e}t$ (Man , $Man-ta-pan$)，正和中國音一樣的失掉他聲母的，或者是在近古借去的。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gret

<u>中國語</u> $\dot{i}et-\dot{z}i$	<u>西藏語</u> $chik$
<u>台語</u> $l\ddot{u}h$	ri
$n\dot{u}h$	$t\ddot{i}$
<u>喜馬拉雅語</u> gri	<u>蠻語</u> $y\ddot{e}t$
kat	$y\ddot{i}$
$ch'i$	<u>緬語</u> $r\ddot{a}$
tik	$l\ddot{a}$
tau	$t\ddot{a}$
ti	$ti\ddot{t}$
<u>裸莫語</u> $j\ddot{r}\ddot{e}$	$B\grave{a}r\grave{a}$ 語..... $\acute{s}i$
tio	$s\ddot{a}$
ti	<u>Kuki-Chin語</u> $k'at$ (kat)
(14) li	$k'\ddot{a}$

(14) 西夏刻藏音 $gh\ddot{u}$, gli , kh , 𐰇 $gh\ddot{u}$ $li\ddot{h}$ li 漢譯音婁，其音值當為 li 。

Kachin語.....hai

k'ä

ai

chā

Nāgā語.....Ka't

Karen語.....läu

dä

四 論數目“二”字

中國語表現二的意思，有兩個說法，一個是二字古音 nzi 一個是兩字古音 liang，在台語中如 Lao 及 Lü 語，暹語，Šän 語，Ahōm 語，K'āmti 語 諸語亦都有 sän 及 s'än 音，這許是中國“兩”一個所轉變。l- 和 s-，尤其是 s'- 都有互相演轉的可能，因為這個字在本段並非重要的焦點，我可以暫且不多論他，現在單說這個“二”字。在中國二字的諧聲上，有次，貳等字。

古音

二 nzi 貳

貳 nji

次 ts'í 從次聲的

咨 tsi 姿，粦，資，恣，瓷及茨 (dz'í)

這裏好像還有件驚人的事情，就是次的諧聲有：

咨 tsi

粦(格)tsiet

瓷的古文爲璽 tsiet

都有收聲 -t 在那裏。二字在詩經押韻上是找不到，並且次字也沒有同有收聲 -t 押韻的。現在我們能在諧聲當中找到了這些個例，可以認為是上古“二”是有收聲-t 的這個證明我們在喜馬拉雅語西藏語，傈莫語，緬語可以看出來，所以粦 tsiet，瓷的古文璽是可以注意的。如果我在以下證明“二”的上古音有收-t 是不錯的，那末他們就是證明中國語中上古也有收 -t 的現象絕好根據了。

喜馬拉雅語大致是 *ñat* (Róng), *nis* (T'āmi, Māgārī) *ñiš* (Kanāśī) *niś* (Kanaurī) *nīs* (Nāch'erēng) *ni°* (Kūlung) 等音，自然也有演變成 *niši*, *ñich* 以至於 *hich*, *nik* 的，⁽¹⁵⁾ 但是那表現他有收聲 *-t* 是不能疑間的。西藏語雖然有幾處方音把他古代的 *-s* 失掉，可是仍有些地方保留著他的。

西藏文	<i>gñis</i>
拉薩語	<i>ñi</i>
Baltī	<i>ñis</i> (Purik of Balī 同)
Lodak'ī	<i>ñis</i>
Gyārung	<i>nais</i>

在裸莫語中間如 *A-hi* 裸羅 *nio*, *Lolop'o* *nī*, *n'o*, *A-kō* 的 *ō°* 這種屬於喉音的收聲，我們當然可以由喜馬拉雅及西藏語收聲的情形推測他是由 *-t* 變來的。不過提到西藏語收聲 *-s* 和收 *-t* 的比較好像有些遠，那末第一我們可以由喜馬拉亞語知道的 *-s* 同 *-t* 是互相混雜的，第二從緬文由 *as*→*it* 演例更可以 *-s* 和 *-t* 互相演變一定是可能的。由 *-ch* 和 *-t* 的互換自然是從喜馬拉雅語本身也可以解決，但是你不如取緬文，白話變更容易明瞭一些。如

“一” 緬文 *tach*

緬語 *tit*

“七” 緬文 *k'unch*

緬語 *k'unbñit*

“八” 緬文 *rhach*

緬語 *ñit* 和正討論的

(15) 喜馬拉雅語

niši (Sunwār) *ni* (T'ūlung) *hich* (Bālālī, Sāngpōng, Lōhōrōng
Lāmbich'ōng,)

nasi (Nēwārī) *nik* (Chaurāsyā)

nisi (Paḍ'ī) *nik* (Baling) *juṭ* (Manchāṭī)

nisi (Rangkas) *hich* (Yāk'ā) *juṛ* (Chamba Lāhulī)

“二” 緬文 nhach

hnit (Danu 語之 nit)

-ch- → -t 這個情況總很能幫助我們解釋喜馬拉雅語 ch- 及 -t 的現像，同時我們就中國語的一 iēt, tsit, b'at 對緬語 tit hnit šit 的現像更可以知道緬語的 nhach (hnit) 當然對的照中國古音或上古音收 -t 的。在 karen 語中 zayein 是 ner, 及 ñin, Naga 語 Tengsa 之 nat 及 Kuki-Chin 語 Banjogi 之 hni° 這些都可表現是由一個古代收 -t 變來。我們有了這些證據，就很可以使我們假定他的上古音是 *nit 一類的音，雖然我們在詩經是沒有找來他的韻脚。或他的諧聲是收 -t 的。

我們在上邊已經證明他的上古音是收 t 音，現在再看一看看在各種語音轉變的現像罷。在聲母 n 的種中有 ñ 的如西藏語，裸莫語 Nāgā 語等⁽¹⁶⁾，有轉為 nh hn 的如喜馬拉雅語，Bārā 語，Nāgā 語，Kukin-Chin 語，緬語等，⁽¹⁷⁾有轉為 ñ- 的如喜馬拉雅語中之 Murni (ñi), D'imāl (ñai) K'ambū (ñich), 西藏語之 Haurpā (ñai), Karen 語之 Yeinbā (ñü) 是；有些由 hn- 轉為 h- 的如 Bālālī 等

(16) ñ- : 西藏語 ñi (Kagate, Šarpa) ñi (Dänjongkā, Hloke).

裸莫語 ñi (Pyen 及 Lisu) ñi (Lis'ā, Mos'ō, Gni Lolo).

Nāgā ñi (Chāng, Yachumi, T'ukumi)

餘見前註

(17) hn (nh)-:

喜馬拉雅語，hnī (Gurung).

Bārā 語 hni (Deurī-Chutiyā).

Nāgā 語 hnai (Kabui).

Kuki-Chin 語 hni (Lai, Kōm, Anāl, Chinbōk, Yādwin,

Thayetmyo Chin, Šō) hnī (Bānk'u).

緬語 hni (Tavoyan).

(hich). 關於失掉 -t 收聲的現象各語言中，很是普遍⁽¹⁸⁾，我們現在不必一一加以討論了。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二”

*niet

古音	古音
中國語.....ńzi-ɤər	傈莫語.....ni°
台語.....sǎn	ñi
比較中國語	o°
“雙”字	ni
喜馬拉亞語.....juɬ	西藏語.....(g)nis-ɤñi
niš	ñis
ñat	na i
hui	nais
hich	蠻語.....nü
ñai	i
ni°	i
	au

(18) 去掉收聲 -t 的，除前註已引者外，如 Karen 語中 nī (Pwo), nō (Karenni) ni (Yintālā, Manō, Taungθu), 喜馬拉雅語中 ni (Waling, T'ulung) ne (Tōtō). 傈莫語中 nī (A-ka, Lahu, Nung). 西藏語中 nā (Mānyāk), nai (Tākpa), Bārā 語中 nè (Bodo) nī (Dīmā-sā), nui (Tipurā). Nāgā 語中 ni (Semā. Hlōtā, Tamlu, Baparā Namsangiā, Chāng Tāngk'ul, Maring, nā (Angāmi, Āo, Ēmpēo), na (Marām), neu (P'adāng) nī (K'angoi, Mikir, Mōšāng). Kachin 語中 ni (Maran). Kuki-Chin 語中 ni (Meit'en, Banjōgī, Hallām, Langrong Aimol, Kalhreng, Pūrūm), nī (T'ado, Siyin, Hrangk'ol Hīrōi-Langang), 緬語 nai (P'un, Samong) hai (Me-gyā) hnai (Arakanese) ne (Taungyo) ni (lnθa) 蠻語 nü (Man).

緬語.....nhach→hnit

nit

hni

ši

nai

Bārā 語.....nūi

nè

hni

nī

Kuki-Chin 語.....nit

hni*

hni

ni

di

Kachin 語.....ni

Nāgā 語.....nat

nā

hnai

ni

nī

五 論數目“三”字

中國古音之三爲 sam, 暹語爲 sām, Lü 及 Lün 語爲 s'am, Šan 語 s'am, Ahom 及 K'āmī 語爲 šām 全屬於台語系的。藏緬語系中的喜馬拉雅語⁽¹⁹⁾, 藏語組多半是 šum, sum⁽²⁰⁾而 Kuki-Chin 語組多半是 t'um,⁽²¹⁾在這幾種語系當中 šum, sum,

(19) 喜馬拉雅語: Manchāṭi: šumu, Chamba Lāhulī: šum, Kanāṣi: šum, Kanauī: sum, Rangkas: sum, Dīmāl: sūm, Limbū: sum-sī, Yākā: sum-ji, Kambu: sup-chi, Sāngpāng: sūm-chi, Lōhōrōng: sum-chi, Wāling: syum-ya-k, Ch'ingtang: sum-che, Rūngch'enbūng: sum-ya, Dūngmāli: sūm-chi, Rōdōng: sum-ra, Kulung: sup-chi, T'ulung: syūm, Chaurā-ya: sum-ma-k'a 俱有 sum 之語根。

(20) 藏語組 Tākpa: sum, Hourpā: sū, B'ōṭia: gsum→sum 如 Balti, Ladak'i Kāgate, Šarpa, Dāngonjongkā, Hloke 等藏語俱爲 sum

(21) Kuki-Chin 語組: T'ādo: t'ūm, Sipin: t'um, Lai: tum, Luṣei: pa-t'um, Banjōgi: ɿa-tum, Hrāng-kōl: in-tūm, Hallām, Kom 及 Pūrūm: in-tūm, Langrong: pā-t'um, Aimal: an-t'ūm, Chiru 及 Anāl: a-t'um, Kolhreng: kan-t'um, Hi'ōi-Lamgang: kadūm, Tamṭa, Yādwin: tum, Chinbōk: t'um, 俱含有 t'um 及 tum 之存在。

t'um 他的聲母 (Initial Consonant) 都屬於舌尖，他的元音是合口的 u，收音 (final consonant) 多爲閉口韻 -m。裸羅語中之 Ni-Lolo 及 A-hi Lolo 爲 sō, Lolo p'o 語爲 so, A-ka 語 sū, Lisu 語 sà, 莫索語 sō, Luhu 語 sã 大致根西夏語之 g sō, gsong, 等音，完全一樣，西夏，裸羅，莫索等語之 so, sō, sū 等正是表現上古三字由 suom 一類的音演變的一枝。當今年一月的時候我曾寫出一篇論冬蒸兩部證明冬蒸兩古韻部由上古合口閉口韻 (-u -m) dissimilation 變成的，現在西夏語三字所走的路，正是這個現象。文中並且指出了切韻合口閉口韻到中原音韻曾經過兩條路一種失掉保存了合口而失掉閉口韻 (-m)，一種是保存了閉口韻 (-m) 而失掉合口呼的 (-u-)，如中國語系的 sam 可以算是後一種；Karen 語系中 sun θon, tãn, 就是前一種例子。在各語系，各語組中，也有這樣的演變，如喜馬拉雅語中 Sunwār 之 sañ, Gurung 之 sō, Tōtō 之 suñ; Kuki-Chin 語組 Thayetmyo chin 之 tun, sō 及 K'ami 之 t'um 及 t'um, 緬語組之 θoun, Taungyo 及 Danu 之 θon 等文皆是。但裸莫語組仍有 sum 之殘留如 Pyin 之 s'um-lum, Nung 之 tsum; Karen 語 Taungθu 之 θoum, 是。

現在我們綜合起諸語族的現象，可以知道他們共同的上古語爲 suom 一類的音，茲列表如下。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三” suom

古音 今音

中國語.....sam→san	裸莫語.....sã
台語.....sām	sū
喜馬拉亞語.....sum	sō
	sà
sām	(22) so
sãñ	西藏語.....gsum→sum
suñ	sām
zu	su

(22) 西夏粉 (三) 藏音 gsoñ, gsoh, gso 漢音桑 (sang) 定其音爲 so 最妥。

緬語組.....sum

s'am

θon

θauñ

Bārā語.....t'am

tām

Kuki-Chin語.....t'um

tun

Lūi語.....sum

Kachin語.....sum

Nāgā語.....t'um

šan

sam

t'am

sañ

sa

Karen語.....θ'um

sun

θōñ

θō

六 論數目“四”字

藏緬語系的“四”字，喜馬拉雅語大致分作兩種，一種是以唇音的 p- 為輔音 (Initial consanant) 如 manchatī 之 pī, Chambai Lāhulī 之 pi, Kanaurī 之 pu 等⁽²³⁾；一種是屬於舌頭 l 音的如 Bālālī 之 lō, Limbū 之 li-ji, Sunwar 之 le 等⁽²⁴⁾。西藏語組有屬於 r- 的，如 Màngāk 之 rai-bi, 在 Nāgā 語組中多數還是舌頭音的 d- 及 l-

(23) 喜馬拉雅語屬於 p 輔音的如 Manchūtī 為 pī, Chamba Lābulī 之 pi, Kanāši 之 pu, Kanaū 之 pū, Rangkas 之 pī, Nēwārī 之 pī, Paḍ'i 之 pini.

(24) 喜馬拉雅語系中屬於 l 輔音的如 Limbū 之 li-sī, Yāk'ā K'ambu 語之 li-chi, Bāshing 之 lē, Bālālī 之 lī-ji, Lōhōrōng 之 li-chi, Waling 之 lā-yak, Rūngch'ēnbūng 之 lā-ya, Dūngmāli 之 lī-chi (ri-chi), Rōdōng 之 lyū-ra, Nāch'erēng 之 lik-b'ou, Kūlung 之 li-chi, Sunwār 之 le.

如 Angāmi 之 dā, Lemā 之 bi-di, Tengsa 之 p'ā-le, Māšang 之 bā-li 等⁽²⁵⁾。Kachin 語組⁽²⁶⁾及 Kuki-Chin 語組總以 l- 和 r- 爲多,⁽²⁷⁾ Karen 更是一致是 l-,⁽²⁸⁾ 緬語組有些是屬於唇音的 m- 及 b-, 但多數仍然是 l-。與西夏語最近的裸莫語組只有 Nung 語是唇音的作 byi, 其餘屬於 l- 音, 正和西夏音相近。如 gni Lolo 之 šle, (ā), Ahi Lolo 及 Lolo-p'o 之 li, A-kö 及 Lisu 之 li, Mos'o 之 lū, 等, 當中尤以 gni Lolo 爲近。關於這個數目字音質最普通有兩種現象, 一是唇一類輔音 b- 加上高點的元音 i, 一是舌頭一類輔音 l- 加上高點元音 i。b- 和 l- 兩種輔音的表現, 我疑心這字在上古是複輔 (Initial Consonant group) bl- 分化下來的。我在蠻語喜馬拉雅語, 西藏語組, Bārā 語組及 Kuki Chin 語組中發見仍有保留 bl- 的痕跡, 使這個立腳點, 更形穩固。

屬於蠻語的

苗子

plöü

黑苗

hlao

(25) Nāgā 語組之 d- 系如 Angāmi, Semā 之 bi-di, Kēžāmā 之 pe-di, Sopvomā 之 pādai, Empēo 之 mādai, Kabui 之 pa-dāi, Marām 及 Kwoireng 之 mudai, Tāngk'ul 之 mati, P'adang 之 ma-t'eu。屬於 l- 者如 Tengsa 之 pa-le, Tableng 之 pe-li, Tamlu 之 ā-li, Banparā 之 ā-li, Nomsangiā 之 be-lō, Chāng 之 lei, Mōšang 之 bā-lī, Maring 之 fi-li 等。

(26) Kachin 語組屬於 l-, 如: Chingpā 及 Maran 之 mali, Singp'o 之 ma-lī.

(27) Kuki-Chin 語組屬於 l- 及 r- 如: Meit'ei 之 ma-ri, T'ādo 及 Siyin 之 li, Lai 及 Taungθa 之 li, Lušei 之 pa-lī, Banjōgi 之 pi-li, Pank'ū 之 p'a-li, Hrāngk'ol 之 min-li, Hallām 及 Aimol 之 man-li, Langrong 之 pā-li, Chiru 之 mi-li, Kolhreng 之 milli, Kōm 之 malli, Purum 之 illi, Anōl 之 palli, Hirōi-Lamgāng 之 pilli, Chinbōn 之 hlī, Sō 之 hmlī, K'ami 之 palü.

(28) Karen 語 Pwo 及 Brä' 之 li, Bwè, Wewaw, Karenbyu, Karenni, Yintālā, Māpouk, Yeinbā 及 Zayein 之 lwi, Taungθu 之 lit, Sgā 及 Gheko 之 lwi, Mopwa 之 lui 及 lwä.

白苗 plo

屬於喜馬拉雅語的

T'ūlung	blī, blō-lē
Vāyu	blī-niñ
Gurung*	vli, ble
Murmi	pli, ble
Mišmi	kā-preī
Mijū	kambrin

屬於西藏語組的

Tàkpà	pli
Haurpà	hlà

屬於 Bārā 語組的

Bodo	brè, brūi
Dīmā-sā	bri
Gārō	bri
Tipurā	brui

屬於 Nāgā 語組

K'oirāo	ma-hli
Mikir	p-hli

屬於 Kuki-Chin 語組

Chinbōn	hli
Thayetmyo Chin	hmli
Šō	hmli

在以上幾種語言當中，有 pl-, bl-, pr-, br-, hl-, hml-, 等音，pl- 與 pr-, bl- 與 br-，很可以說是相同的，他的分歧是因地域不同，自然的習尚不同的原故，bl- 和 pl- 亦是一樣的原因，那末這四種，我們假定為 *bl- 一類複輔音。hml 恐怕就是所謂 mml-, 或 ml- 也是同 *bl- 相近的。但 hl 的來源，却是比較複雜，可以由

bhl-, phl-, ml- 變來，也可以由 ghl- 等及 dhl- 變來。在現在情形之下，我可以斷言 hl- 是從 bhl-, phl- 及 ml- 來的。那末我們構成他們這類音有一個假定 *bl- 複輔音，並不算得什麼希奇。bl- 濁音 b- 失掉，就成了 l- 一類的音；l- 元音化了（變成 i, u 一類的高元音）就只餘下 b-。印度歐羅巴 (Indo-European) 語這類例很多，在台，藏等語，這類例更普通。中國語類似的，如變 pīwān 從緣 liwān 聲，剝 pāk 從衆 luk 聲，都是來自上古複輔音 bl-。解決各語組中之 b- 系，及 l- 系的分歧和各語系保存 bl- 的現象，假定他在上古是 *bl- 再正確沒有。

在這兒還有一個不常見的情形，就是 bl- 變 “z-”。不過在安南語中確有這類演變。如安南東京語之 zóy (天) 來自古安南語之 blōi 之，[uy-lô 語作 ploy] zāu (椒) ㄌblāu, zay (孩) ㄌblai, zāng (月) ㄌblāng, zay (展) ㄌblai 等，例證甚多，從這項變遷上，你可以解釋 Naga 語 z- 音的出現，正是由於這個理由，如：

Nāgā 語組 (Nāgā Group)

Rengmā pe-zi

Ao pe-za

Hlotā me-zü

還有一個顎化的 ž- 如

T'ukumi m-že

這個 ž- 音在西藏語組，可是常見的，如

屬於西藏語組的，

藏字 bži

口語 ši

Paltī ib-ži

ladok'i ži

Kāgate tši

Šarpa ši

Dānjongkā ži

Hloke ži

這些 z 音或顎化的 ʒ 音，以至於 š-, tš-, 等音，都能由 bl- 來解釋他，並且增加這種假定的堅固。我更轉過頭看看中台語系是不是也由 bl- 變來的，可以很不猶疑的說也是同一根源。台組如：

Āhom 及 K'āmtī' : ši,

和西藏相同，其他如：

Lü 及 K'ün : s'i,

šän : s'i,

不過是 z 的清音罷了。在中國語中，古音有 si (四)，在常用的肆字，他的諧聲字有 d'ai (逮，逮) d'iei (逮) 及 liei 之(隸)⁽²⁹⁾，當中總含有 l- 的音質，那些 d'ai (或 d'iei) 我想到同 Nāgā 語組的 di, dai, 的現象恰又相同，si 自然是中台語系共同的表現，因此我假設 d- 與 l- 諧聲的方法，自然可 dl- 複輔音來解釋⁽³⁰⁾，不過也許是 l→d 更確切一些。關於上一點比較說明上感覺困難的就是如何 bl→dl-，所以如其 dl- 為中國肆字上古音，不如以 bl- →l→d- (逮等)，bl-→l- (隸)及 bl→š-→s. ⁽³¹⁾或 bl-→ʒ-→s- 較易於說明，那末把他們演變的情況列為一表如下。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四” blai

中國語.....s'i	傈莫語組.....le
dai	li
台語.....si	šli
喜馬拉亞語.....bli	byi
lē	lhe
pi	西藏語組.....pli
brin	ži
vli	blo
	bži
	ši

(29) 說文錯本以“眾”字作隶省聲，如是則 ʒwai (寢，懷，壞) 也同 d'ai, lie, i si 諧聲，但僅錯本如是，恐不可據。gl- 有變 tš- 等的可能，變 z 到不多見，那末錯本所作，恐不可靠。

(30) Nāgā 說組 K'angoi 之 māli, 及 matli

(31) 狎語之 plang→sang. 暹語 之子 brāng→狎語 song 等

蠻語.....plo

piē

hlao

緬語.....mi

le

l̥ḁa語.....brē

chi

Kuki-Chin語.....hmli

Lūi語.....pi

ri

Kachin語.....li

Nāgā語.....di

li

zi

zi

hl

Karen語.....li

lwi

七 論數目“五”字

自中國五的古音 *nuo* 起，喜馬拉雅語⁽³³⁾；裸莫語⁽³⁴⁾西藏語⁽³⁵⁾，緬語⁽³⁶⁾，

(32) 西夏語(四)藏音 *zlah*, *lha*, *ldah*, *li* 漢譯音勒 (*le*) 今定其音爲 *le*。

(33) 喜馬拉雅語 *nā* (*Manchātī*, *Chamba*, *Kanawī*, *Murnū*, *Nēwārī*, *Tōtō*), *nā* (*Kanāši*), *nā-ji* (*Yāk'a*, *Bālālī*), *nā-chi* (*K'ambū*, *Lōhōrōng*, *Dūngmāli*, *Kūlung*), *nō* (*Bāhing*, *Sunwār*) *nā-ka-bo* (*Sāngpāng*) *nayak* (*Wāling*) *no-nu* (*Pad'i*) *nā* (*Abor*, *Miri*).

(34) 裸莫語 *na* (*Gni Lolo*) *no*^o (*Ahi*, *Lolop'o*) *nā* (*A-kō*, *Lohu Nung*) *hā* (*A-ka*) *nwā* (*Liou*, *Lis'a*).

(35) 西藏語 *na* (*Kāgate*, *Šarpa*, *Dānjongkā*, *Hloke*, *Lhoso* 口語) *kuñ-nau* (*Gyārūng*) *nā-bi* (*Mānyāk*) *Liā-nai* (*Tākpā*).

(36) 緬語 *nā* (*Szi*, *Maru*, *Ngachang*, *Taungyo*) *nu* (*Loši*) *nā* (緬文，及口語，*Danu*, *Isa*, *Tavoyan*, *Arakanese*).

Nāgā 語⁽³⁷⁾, Kachin 語⁽³⁸⁾, Kuki-Chin 語⁽³⁹⁾, Lūi 語⁽⁴⁰⁾, Karen 語⁽⁴¹⁾, 都是處處表現“五”字共同語根確是有 $\dot{n}$ - 的輔音的。其他如喜馬拉雅語中有作 nai (Rangkas) nā (D'imāl) 音的, Karen 語中有作 ñe (Zayin), ñā (Karenī) 音的全是由 $\dot{n}$ 的鼻音移動舌位所致, 這在中國方音中是很普通的現象。其次還一些作 wa 莫索 wā (T'aučū-西藏) 更同中國語一樣, 由 $\dot{n}uo \rightarrow wu (=u)$ 演變之過程; 台語的 hā (暹語, Lū, Kūn, Šān, Ahom, K'amti), 緬語的 hā (P'un, Me-gyā 借自 Šān 語), 藏語的 gwai (Haurpā) γā (Balti), 他們大約是由 $\dot{n} \rightarrow \dot{n}g$ (再由 $\dot{n}gā$ 失去 $\dot{n}$) $\rightarrow g \rightarrow \gamma \rightarrow h$ 的順序。在中國語這個例字正是不在少數, 譬如魏古音 $\dot{n}jwei$, 槐 $\gamma wai \rightarrow xuai$, 魏 $g'jwi$, 俱自鬼聲得音, 如厓 ngāi, 鞋 $\gamma ai \rightarrow hie$, 俱從圭 kiwei 聲演變。西藏字母中 ña 前有 l-, Ladak'i 語作 rga, šng 我想大概由 Tākpā 的 liā-ñai 同樣的文字因 liā 失去了元音急讀遂成 lnga 及 rga 到是有些可能, 現在我們倒不必一定給他作勉強的解釋。Karen 語中有許多 yai (Pwo) yā (Sgā, Karenbyu, Brā°, Mopwa) 等音, 這顯然是失掉 $\dot{n}$ - 的原故, 和中國語衙 ña $\rightarrow$ ia 一樣的。Karen 語之 zā (Mopwa) ze (Dermula) 同中國語卸(古音 sia)從午 $\dot{n}uo$ 聲同樣的。

元音方面以 a 爲最多, 但有些地方仍然保有 u, w 音的也不少, 有些是變成了 o 音, 恐怕多半是由 ua 變成的。附韻聲母在 Karen 語有 ñāt, 在猓莫語中有 ño°, 在

(37) Nāgā 語 ñu (Angāmi, Semā, Kēžāmā, Ao, Tengsa,) ñū (Kabui, Marām) ño (Sopvomā, Hlōtā, Mikir), ña (T'ukumi) ñā (Namsangiā, Mōšāng, K'oirās, Tangk'ul, K'angoi, Maring) ñ'i (Yachumi) ñau (Chāng), ñeu (P'adāng), ñēo (Ēmpēo).

(38) Kachin 語 ñā (Kachin, Maran), ñā (Singp'o).

(39) Kuki-Chin 語 ñā (Meit'ei, T'ādo, Siyin, Lusēi, Banjōgī, Pānk'u, Hrāngk'ol, Hallām, Langrong, Aimol, Chiru, Kōm, Kolhreng, Anāl, Hirōi-Lamgāng, Taungθa), ñā (Lai), hñā (Chinbōn, Thayetmyo Chin) hñō (Šō).

(40) Lūi 語 ña (Andro), ñā (Chairel).

(41) Karen 語 ñai (Yeinbā, Padaung, Gheko, Yintalā), ñā (Māpauk, Zayin), ñāt (Taugθu).

喜馬拉雅語中有 *nāk-b'au* (*Nāch'erēng*). *nat* 和 *no*° 他是怎樣的來源，找不得再好的解釋，但是 *nāk-b'au* 確是由 *nā-ka-b'au* 一類音變來的如 *Sāngpāng* 語作 *nā-ka-bo*, *Rungch'enbūng* 語作 *na-ka-pop* 可以作比較。在中國上古虞魚模有些字同入聲的收-k 的字有押韻的，不過嚴格分起來，仍然可以分開。所以我們並不因為這三個例外成上古語的痕跡，他或者許是有些附加字失去元音的原故正和喜馬拉雅語一樣呢。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五” *ngua

中國語.....	ṇuo→wu	緬語.....	ṇā
	ṇa→ia		ṇu
台語.....	hā		ṇa
喜馬拉亞語.....	ṇa	Kuki-Chin 語.....	ṇā
	ṇo		ṇā
	ṇu		hṇo
	ṇā	Lui 語.....	ṇā
裸莫語.....	ṇu		ṇa
	ṇa	Kachin 語.....	ṇā
	ṇwā		ṇā
	ṇā	Nāgā 語.....	ṇa
	(42)ṇu		ṇu
			ṇo
西藏語.....	gwai	Karen 語.....	ṇai
	lṇa→ṇa		ṇā
	ṇā		yai
	wā		zā

八 論數目“六”字

(42)西夏僞‘五’藏音 ṇu, biuh 漢音魚骨(牙音)今定其音爲 ṇu.

從 g 演變成的 h-, 如 lü 及 k'ün 之 hōk, šàn 及 k'amtī 之 hōk, 暹語之 kok→hok, 但在其方音中 Āhom 則爲 ruk→rok. 在裸莫語組中有 Gni Lolo 之 K'u, A-ka 之 ko, A-kō 之 kō, Lahu 之 kâ, Mo-so 之 k'ia, 同時在 Nung 方音中有 taru 及 taruk. 在蠻語中亦有 kia (Lanten-Yao), Kiēo (Man-lan-tiēn) 的音, 都可以表現六字有 k 音的存在, 並在同一語系中仍有 l- 音在那裏。這類 k-, l- 共存的情形, 自然使我們想到他在上古是複音的可能, 在 Kachin 語組, Kuki-Chin 語組, 緬語組及西藏語組都有這樣的例如:

Kachin 語組

Chingpâ: krok

Maran : kluk

Singp'o : k'rū

Kuki-Chin 語組

Chinbōk: k'rūk

Yādwin: kroak

喜馬拉雅語

Dflā : ā-kr

緬語組

文字 : k'rōk

口語 : chouk

Arakanese: krauk ku

西藏語組

Tākpā : krō

從這些實例上, 讓我們立刻就可以給構成一個上古的語根 gr 或 kr (gl 或 kl) 一類的音。從今日西藏文字語言的演變上知 gr→dz, kr→tʂ, 所以在同一西藏語組中, 有 krō, truk (Baltī) drug (西藏文字, Ladak'i) trū (Manyak) 及 d'uk, (西藏口語, Hloke) tʂuk (Kāgate, Šarpa, Dänjongkā) 等的發音的不同。這 dr, tr, 總可以看

出他從 $kr-$ 變 $tʃ, dʒ$ 留下的痕跡⁽⁴⁷⁾語在其他語音中這種痕跡正是不少，如喜馬拉雅語中之 $trūi$ (Chamba Lāhulī) $ʃug$ (Kanauri) $ʃuk$ (Rangkas), $ʃu$ (Gurung, Murmi, Tōtō), 蠻語之 $drao$ (Pē-Miao), $trüü$ (Hmōng), Bārā 語 $dā$ (Bodo) 等是。

由緬語文字 $k'rök$ →口語 $chouk$ ，這類現象在緬語方音很不少，如 chu (Szi'), $chuk$ (Laši), $chau$ (Maru), $chāk$ (Taungyo) $chök$ (Danu) $chauk$ ku (Inθa), $chök$ ku (Tavoyan). 在 Bārā 語有 chu (Deuri-Chutiyā). 西藏語中之 $ch'au$ (Haurpā). 裸莫語組中 $A-hi$ $Lolo$ 之 $ch'u$, $Lolop'o$ 之 $ch'o$, $Lisu$ 之 $ch'a^o$ 西夏語之 $ch'iəu$ (抽，古音 $t'iəu$). 蠻語中之 $chyou$ (Man-ta-pau) 都在表現出由 kr → ch 的痕跡。

還有由 l → d 的，如 Bārā 語之 $dök$ (Tipurā, Gārō) $dö$ (Dīmā-sā); 喜馬拉雅語中之 $tuk-chi$ (Kūlung, Bālālī, Lōhōeōng 及 Dūngmālī), $tuk-ka-ra$ (Rōdōng), $tūk-ya-k$ (Wāling), $tūk-ya$ (Rūngch'ēnbūng), $tuk-ka-bo$ (Sāngpāng), $tuk-chi$ (K'ambū) $tuk-ji$ (Yāk'a) $tuk-sī$ (Limbū) $tū$ (D'īmāl); 蠻語之 $tiā$ (Lanten-Yao) tiu 及 $lūa$ (Man) tiu (黑苗); 中國語六之諧聲字，尚有贗，瀆，牘，牘，讀($d'uk$)，竇($d'əu$)，牘 ($'ziuk$)，續 ($ziwok$)，覲 ($d'iek$) 等音，不過有一些小學家他們很非議這種現象，可是由我們所得比較好一點的解釋，仍然把他列入諧六聲的字也沒什不可以的。在這諧聲字當中如 $z-$ ，和以前的 $ts'-$ (竈) $ts-$ (竈)等，在音理並沒有什麼障礙，由 $t's$ → $tʃ$ 再由 $tʃ$ → ts ，是有可能的(硬化作用 hardening effect)，所以在裸莫語組中有了 $ch'ā^o$ ($Lisu$) 同時也有 $tsā$ ($Lis'ā$) 在喜馬拉雅語中同為一 $kanāši$ 方音或為 cho ，或為 tso 。在 Karen 語中則有 $sā$, ($Zayein$) $sūsō$ ($Manō$) $šu$ ($Yeinbā$) 等音，我想這都是和中國語竈，竈，續一樣的演變下來的。

至附韻聲母 $-k$ 在各語中很容易看見他的存留，雖然在裸莫語組中多數是丟掉的，但在 $Lisa$ 之 $ch'ā^o$ ，實為 $ch'ā^o$ ，與中國長江流域之入聲相同，仍能表現 $-k$ 失掉的痕跡。在 Karen 語中有收 $-t$ 及 $-r$ 的，或許是 $-k$ → t ，這種例證在廣東台山，客話中間是常見的。但蠻語却全將 $-k$ 遺脫了。

(47) 西藏語由 gr , br , dr 等變為口語之 ti tj 音等。其舌音位置仍佔 r 部分，這很可以說明今日西藏方音有 $dr-$, $tr-$ 音原故，也就是由 gr → ti 中間如遺留的痕跡。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六’ *gruk

中國語.....liuk→liou	緬語.....k'rok
d'uk→dou	chuk
g'jwi→k'uei	hok
tsiuk→ts'iou	Bàrǎ語.....chu
台語.....ruk	dǎ
hōk	ǎ
喜馬拉雅語.....ā—kr	dōk
trui	Kuki-Chin語.....k'rūk
ṭug	ruk
rok	s'ok
tuk	Kachin語.....kluk
裸莫語.....ruk	Nāgā語.....ruk
ko	trāk
ch'ǎ°	Karen語.....xū
tsǎ	ǃu
c'ü	sū
西藏語.....krō	cho
truk	θu
ṭuk	
蠻語.....lūā	
tiū	
kiēo	
chyou	

(48) 西夏𐵄(六)藏音 c'ih 漢音抽 [t'ǐəu] 今定其音爲 c'ü.

九 論數目“七”字

中國古音的 *tšīēt*, 台語如暹語之 *chet*, Āhom 之 *chit*, Lü, Šàn 及 K'ün 語之 *sit*, 當然是再相近沒有了。就是像裸莫語中 *še* (Gni-Lolo, 莫索 *ši* (A-ka, Lisu) *s'ī* (A-kō) *šō* (Lis'á) 顯而易見的是他把 -t 聲失掉, 在同語中的 A-hi Lolo 和 Lolop'ō 還有遺留顯著的痕跡, 他們全作成 *šō*^o, 乃至 Nung 語之 *sanit* 更是同中國, 台語一樣了, 只不過把 *ts'-, s, š, ch* 的音換成了 *n-* 罷了。就是這個 *n-* 音在藏緬語系那是何等的普遍, 何等的重要。

其聲母爲 *n* 仍帶有附韻聲尾 -t 的如緬語中 *Mru*, *Danu*, *Taungyo*, *Tavoyan* 之 *nit* 或 *nit*, *Laši* 之 *ñet*, *Szi* 之 *ñit*, 緬口語之 *hnit* (←*nach*), *Kachin* 語中 *Kachin*, *Maran*, *Singp'ō* 之 *nit*; *Nāgā* 語中 *Āo* 之 *net*, *Tengsa Chāng* 之 *ñet*, *Bonparā* 之 *nat*, 喜馬拉雅語中 *Abor* 及 *Miri* 之 *nit*, *Koren* 語 *Taungθn* 之 *nōt'* 其他有多數是把 -t 丟掉的⁽⁴⁹⁾。○西藏語 *n-* 變爲 *d*, 收尾的 *t* 變成 -*n*, 如 *Hloke*, *Šarpa*, *Spiti* 之 *dun*, 藏口語之 *dün*←*bdun*, *Baltī*, *Purik*, *Ladak'ī* 之 *rdun*, 都是; 在 *Hourpā Tākpā* 及 *Gyārūng* 方音中之 *znai*, *nīs* 及 *nais* 有聲母 *n* 的存留和收尾聲母 -t 的痕跡。在西藏語中的 *rdun* 是 *r* 和 *d* 複輔音而 *Kuki-Chin* 語中只見 *r-* 聲母, 並且也有收聲 -t, 如 *ret* (*Meit'ei*), *rēt* (*Meit'ei*), 是其他多半就把 -t 失掉, 如 *ri*, (*Lai*, *Banjāgī*, *Pānk'ū*, *Aimol*, *Kolhreng*, *Kōm*, *Pūrūm*, *Taungθa*), *rī* (*Hrāngk'ol*, *Hallām*), *lī* (*Siyin*), 及

(49) 喜馬拉雅語 *hni* (*Chamba Lāhulī*), *hnīī* (*D'imōl*), *nu* (*Yōk'ā*, *K'ambū*), *nū* (*Limbū*, *Bālālī*, *Lōhōrōng*, *Kūlung*), *nī* (*Gurung*, *Daflā*). *Nāgā* 語 *nā* (*Angāmi*, *Marām*), *ni* (*Semā*, *K'oirāo*, *Tāngk'ul*, *Maring*), *nī* (*Kangoi*, *P'adāng*), *nū* (*Rengma*), *nē* (*Sopvomā*) *ñē* (*T'ukumi*, *Yachumi*) *ña* (*Kwoireng*). Lui 語 *nī* (*Andro*, *Chairel*) 蠻語 *ñi* (*Man-lan-tiēn*). Karen 語 *nwi* (*Pwo*, *Sgā*, *Wewaw*) *nui* (*Mopwa*) *nwai* (*Yunbā*, *Gheko*).

ri° (Lusēi). 在這他一語組中仍有 sei (Chinbōn), si (Thayelmyō Chin) s'i (šō), 等音在這裏。像這樣連環式的關係，我們雖然不大容易構定他們的音值，但是從一個根源下來的形勢愈為明顯。西藏文言的 bdun 的 b 複輔音的來源，我還沒有相當的說明，暫時無法列入表中。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七” *ts'iet

<u>中國語</u> tsiēt→ts'i, t'si	<u>蠻語</u> ñi
<u>台語</u> chet	šia
sit	<u>緬語</u> nit
<u>喜馬拉亞語</u> stiš	Bāṛā 語.....sni
hni	Kuki-Chin 語.....ret
niin	rī
<u>裸莫語</u> nit	si
šō°	Kachin 語.....mit
ši	Nāgā 語.....mat
(50)šō	nā
<u>西藏語</u> dun	net
rdun	nē
znai	Karen 語.....nwi
bdun→dün	nui

十 論數目“八”字

從中國語的 ba 的立腳來說明西夏語的 ye 是一個系統下來的，當然要惹起不少的非議，不過把各語演變的情形，都一一研究之後，你不會說他們不是一個根源的。這個八字在台語當中，大致跟中國古音和今日廣東語相似。中國語古音八為 pwat, 廣東

(50)西夏菴(七)藏音 gśah, ša 漢音 t'šiat 今定其音為 šō.

pāt, 暹語 pāt→pāt, Lü 語及 K'ün 語 pet, sàn 語及 Āhom pit, K'āmtī 語 pet. 這其間共同含有 p-t, 但在其他語系中, 就有些不同了, Karen 語中多數是 x-, l-, ts-, s- 等輔音⁽⁵¹⁾蠻語當中只是 y-, ñ-, h-,⁽⁵²⁾喜馬拉雅語是 s-, y-, r-, hr-, j-, ch-,⁽⁵³⁾裸莫語是 h-, y-, s-,⁽⁵⁴⁾西藏有些是 y-, z-, xr-, gy-, hr-, rg-, ke-⁽⁵⁵⁾Bārā 語有 z-, j-, ch-, š-,⁽⁵⁶⁾Naga 語是 t'a-, ch-, h-, s-,⁽⁵⁷⁾Kachin 語是 s-,⁽⁵⁸⁾Kuki-Chin 語

(51) Karen 語如 xō (Pwo, Sgā), xo (Bilichi) xu (Dermuha) lwi (Bwè, Karenni, Yintālā), tso (Māpauk), tsā (Padaung), swà (Yeinbā) s'ā (Gheko) tsu (Zayein).

(52) 蠻語 yi (Hmōng) yà (黑苗) yī (白苗) yě (蠻) ñi (Lanten-Yao) yēt (Man-lan-tiēn) hiēt (Man-la-pan.)

(53) 喜馬拉雅語 re (Manchāṭi Rūngch'ēnbūng, Kulung, K'ambū) hrē (Chamba Lāhulī) rai (Kanaurī) jyd (Rangkas), yai (D'imāl) ye (Limbū) yech (Yāk'ā) yā (Bahing) yē (Bālālī, Lāhīrōng), yen, yet (T'ulung) rī (K'aling) rī (Dūmī), rek (Rai) yoh (Sunwār) chya (Nēwārī) che (Pod'ī), ku (Rong) gē (Tōtō) sik (Aka).

(54) 裸莫語 ye (西夏) yā° (A-ka), ē (A-hi Lolo), hä (Lolop'ō), he (Gni Lolo) ho (Mos'ō) hi (Lahu), sat (Nung).

(55) 西藏語 yait (Gyārūng) zi- (Mānyāk) xrā (T'auchū) gyet (T'akpā, Hloke) hriē (Haurpa) rgyat (Boltī, Ladak'ī), ke (Kagat) gye (Šarpa, Dānjongkā).

(56) Bārā 語 zāt (Bārā), jai (Dīmā-sā) chet (Gārō) Tipurā (chār) še (Deurī-Chutiya).

(57) Naga t'ā (Angāmi) t'ā (Sēmā) te (Rengmā) ti (Kežāmā) chā (Sopvomā) tī (Āo) zā (Hlōta), keh (T'ukumi) ža (Yachumi) tat (Tobleng) set (Tambe) chat (Banparā, Mōšāng, Kabui, K'oirāo, Marām) sat (Namsangīā), sāt (Chāng) sāt (Ēmpēo, P'adang) chāt (Kwoireng) chet (K'angoi) chat (Moring).

(58) Kachin 語 sāt (Kachin, Maran, Singp'ō).

g-, l-, r-, s-,⁽⁵⁹⁾ Lui 語是 ch-, h-,⁽⁶⁰⁾ 緬語是 š-, h-, r-, s-。⁽⁶¹⁾ 使我們看不出 p- 輔音存在的關係，不過他們倒像有 gr- 的存在似的。西藏語中 rg-, 喜馬拉雅語中的 grün (Mijū) Kukin-Chin 語中的 kret (Yādwin) 還有其他 hr-, xr- 及 k, h, x, l, r 等存的現象，都能使我們不疑的知道上古當然有 gr- 複輔音的存留。至於 ch-, j-, y-, š-, s-, t, 只不過 gr- 音的演變，解釋上是毫無困難的。

如果你決定了八字上古是有 gr- 複輔音，那中台之 pavat, 亦未始不可解決，中國八字的諧聲字有以下的情形：

八 pwat
 穴(從八聲) ʔiwet-^{g'}-
 浞(從穴聲) xiwet

從這裏我們總可知道中國八字的上古音是包有 p 及 g' 複輔音的。方才構定的八字上古音的 gr- 之 g 有着落了。同時我們一定想到西藏文言 brgyad 的音讀，他在上古也是如此，我在白狼歌詩譯證裏已有證明，那末你拿西藏的古語和中台語 *bg- 比較總有些想近了。我們在喜馬拉雅語中仍能找到 pre (Gurung, Murmi) plin (Daflā) 的遺留，我們把這 bg-, rg, pr (pl)-, 三種不同而互相關聯的現象，再以西藏古語的 brg- 來考察他們的關係那就教你很容易構成 bgr- 或 brg- 的複輔音觀念。

元音方面，中國語八字和他的諧聲字都是有 w(合 r) 的介音在中間，karen 語多數亦有 w 及 u, 這 w 或 u 的來源說不定不是 g, r 元音化的時候所造成的，不過喜馬拉雅中之 grün (Mijū) 所表示的，好像上古仍有 w 似的，但也許是 r 等子音的演進成的，所以我把他構定成為 bgrat.

(59) Kuki-Chin 語 get (T'ado), liet (Sigin) ret (Lai) riat (Lušēi), riet (Pānk'ū, Hallām, Langrong, Aimol), reyet (Banjogī) ret (Chira) rēt (Kolhreng) Kōm, Hirōi-Lamgāng) ri (Pūrūm) rik (Anōl) rit (Toungθa) šit (Chinbōk, šut (hinbon) sā (Thaytmyo Chin).

(60) Lui 語 chāt (Andro) hūn (Chairel).

(61) 緬語 šit (緬口語, Szi, Taungyo, Tovoyau), šet (Laši) šä (Maru) chit (Inθa) sit (Danu) het (Maingθa) reat (Mrū) rhach (緬文字) šaik (Arabanes).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八” *bgrat

中國語.....	pwat→ba	蠻語.....	hiet
	ɣiwet→xüe		yet
台語.....	pät	Bārā 語.....	zät
喜馬拉拉語.....	b're		chet
	plīn		še
	grün	Kuki-Chin ^t 語.....	get
	re		biet
	yah		liet
	jyad		šut
	sik		s'e°
猓莫語.....	hē	Lūi 語.....	hün
	(62)ye		chät
	sat	Kachin 語.....	sät
西藏語.....	brga	Kareu 語.....	xō
	gyä°		lwi
	rgyat		nwa
	yait		tsu
	xrā		
	zi		
緬語.....	reat		
	šit		
	het		

(62) 西夏𐼁(八)漢音耶(ya)今定同於 ye.

十一 論數目“九”字

中國九字古音 kiəu 他的諧聲字有：

古音		
九	kiəu	鳩，究同音
仇	g'ieū	馮同音
尻	k'an	
軌	kjwi	
旭 ⁽⁶³⁾	xiwok	

現在的台語中如暹語爲 Kau, Lü 及 K'ün 爲 Kao, Šan, Ahom 及 K'amtī 爲 Kau 大致總和廣東的 Kau 相同，這就像中國古音的“K'au”尻。Karen 語中 k'wi, kwi, kwe⁽⁶⁴⁾等像中國的 kjwi “軌”至於喜馬拉雅語多數作了 ku, gu, g'u 一類的音⁽⁶⁵⁾西藏語也大致相同。⁽⁶⁶⁾ Bārā, ⁽⁶⁷⁾ Kachin, ⁽⁶⁸⁾和 Nāgā ⁽⁶⁹⁾語間或許有 ko 的音，其

(63)旭從日九聲，B. Karlgren 在他的分折字典 (Analitge Dectionary) 說旭是

“九個日頭，”的意思不一定是從九聲。在他的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J. R. A. S. 1928 趙元任先生有譯文集刊一本三份) 一文中更增加他的理由說：也許就是從山海經裡所說扶桑樹上九個日頭的神話來的。不過說文既然記載了旭是從九聲，而我們並沒有積急的證明他的錯誤，那只有承認他的記載是在漢朝確是如此，你沒有理由說他不從九聲，因許慎以前那時人或許不知道這個從聲的說法呢。

(64) Karen 語 k'wi (Pwo 文 Sgā 文) kwi (Pwo 白, Sgā 白, Māpouk, Padaung, Yeinbā, Bilichi) kwe (Wewaw, Gheko, Dermuha)

(65) 喜馬拉雅語 kū (Manchaṭi, Chamba Lāhulī, D'imāl), guī (Rangkas) g'ū (Bāhing, K'āling) gū (T'ūlung) ku (Gurung, Murmi), gu (Pahī, Tōtō) gū (Nēwārī) kya (Daflā).

(66) 西藏語 gū (Gyārūng, Mānyāk, Tākpa), gu (藏口語, Spiti, Kāgate, Šarpa, Dānjongkā, Hloke).

餘也同喜馬拉雅，西藏一樣。Kuki-Chin⁽⁷⁰⁾ 和緬語就是 ko 是最多見，而 ku 則比較少數。⁽⁷¹⁾裸莫語有 ke (Gni Lolo) kō (Ahi, Lolop'o) wō (Aka) gwī (A-kō) kū (Lisu) ku (Lis'u) gū (Mos'o) kâ (Lahu) tagü (Nang)，西夏語的 gi 總是和 A-kō 的 gwi 相近。從這數種語言中，我們知道他們語音的範圍仍然是同中國語諸聲音類沒有什麼不同。在前邊諸聲字中，我曾列入一個“旭” xiwok，字，他是有收聲 -k 的，並且我們知道九的上古音有收 -g 的可能，這點自然是高本漢 (B. Karlgren) 和西蒙 (W. Simon) 已有詳細分析和說明，但那須登待比較中國語言學的時候纔有更確實的證明，高本漢早已這樣表示過 (見其 Problems of Archaic Chinese)，現在自然離比較中國語語言學還遠的很，不過今兒正討論這個九字，就可算一個字證。譬如

a. Kuki-Chin 語中；

Hrangk'ol :gūōk

Hallām :ā-kūok.

b. 緬語中；

Laši :kok

Maru :gok

Maingθa :kauñ

c. Bārā 語中；

(67) Bārā 語 sk'ō (Bodo) sku (Gārō) gū (Dimā-sā).

(68) Kachin 語 ku (Maran) kū (Singp'o) ko (Kachin).

(69) Nāgā 語 kwū (Angāmi), ku (Semā, Tengea), ko (Sopvomā Āo, Tāngk'ul, K'angoi, Maring) kū (Hlōtā, Banparā, Kabui, K'oirāo, P'adāng,) gu (Yachumi), k'u (Namsangiā) gūi (Ēmpēa), ki (Marām), kyū (Kwoireng).

(70) Kuki-Chin 語 ko (Tādo, Chiru, Chinbōk, Yāclwin, Thayetmyo Chin, Šō), kwō (Siyin), kwa (Lai), kuā (Lušei) kwā (Taungθa), kūo (Aimol), kū (Kōm, Pūrūm, Anāl, Hirōi-Lamgāng).

(71) 緬語 ko (緬口語, Arakanese, Danu, Inθa, Tavoyan), kao (Szi), kui (緬文字)。

Tipurā :Chikuk

d. 喜馬拉雅語中..

Nēwārī :gū.

Sunwār :guh 再加上

e. 中國諧聲字中

xīwok (旭)

由此我們總可以建設起一個在上古有收聲 -k 的字音。至於西藏語 dgu 及 rgu (Baltī, Ladakī, T'auchū) Bārā 語之 dgu (Dewū-Chutiyā) 還有蠻語之 dua (man, mon-ta-pon) dū (Lonten-yao), chu (Hē-miao 黑苗, Pi-miao 白苗), 好像在那裏充分表現 g- 前還有一個輔音存在似的。關於這一點, 我們更沒確實或其他再多的再好證據以前, 只得僅作 g- 比較算是妥實一些。至於元音中的 wi 之 i, 和最常見的 n, 從高本漢的說法, 就是因為 g 或 ng 的失掉所變成的。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九”*(d) kiwok

中國語.....kiəu→t'siou

k'au→k'au

kjwi→kuei

xīwok→sü

台語.....kū

gū

guh

猓莫語.....ku

gū

kō

(72)gi

西藏語.....gū

gu

dgu

rgu

蠻語.....dua

chu

緬語.....kok

ko

Bārā 語.....gū

dgu

sku

(72)西夏𐵄(九)藏音 dgih, hgih 今定爲 gi.

Kuki-Chin 語.....	kuok	kū
	kwō	ko
	kū	krū
Kachin 語.....	kū	kī
	ko	Karen 語.....kū
Nāgā 語.....	gu	ko

十二 論數目“十”字

中國語的十，有以下的諧聲字：

古音

十 $\dot{z}i\dot{e}p \angle d'$

汁 $t'si\dot{e}p \angle t'$

針 $t'si\dot{e}m \angle t'$

在這十字裏面，有很多的語言是把 -p 聲尾丟掉，或者是由 -p 變成別的，比較還有保存 -p 的痕跡的要算台語，Kuki-Chin 語和蠻語了。台語中如暹語 sip→sir, Lü, K'ün, Šan 語的 S'ip, Abom 和 K'amti 的 Šip, 還有安南語中 t'öp (此字自然仍是由 K'mēr 借來，但 K'mēr 之 ðap 是不是和台語之 sip, 中語上古之 d'iep 是一個系統下來呢，在別方面當然尙待說明，但在另一方面那就可以說 K'mer 借自台語，而安南語又借自 K'mēr 呢)。在蠻語當中也有幾處是收 -p 的。如 tyep (man) sop (Lanten-yao) šap (man-lan-tien) tsiep (man-ta-pan). Kuki-Chin 語有 Som (T'ado, Siyin, Kōm) šom (Lušēi), šōm (Hrangk'ol) tsom (Banjōgi, Pank'u) sām (Hallām, Langrong) som (Hirōi-Lamgāang, Anāl, Kolhreng, Chiru, Aimol) 這類音變的情形和從十的針 t'siēm 一樣的。不過想他 -n → -m, 大概受了他的後邊字的應響因連音就由 p→m, 他的二十是 som-ni, 五十是 Som-nga 這可以算是同化作用 Assimilation. 在別個語言中，這種痕迹更是少見了。喜馬拉雅語中的 mījū 語有 Kap, Rūngeñbūng 語中的 Kip 恐怕是 Ki-pu 變來的。Nāgā 語中之 Maring 語的 Chip, Som (此語二十爲 som-ni 五十爲 som-nā 也是後邊 n 音的同化作用就把 p 變成 m 了)，Mikir 語的 Kep

這些真可算是最少的例字了。

西藏語的 Chu⁽⁷³⁾ 來自 bchu, 現在的 Tàkpà 語仍作 p-chi, 惟 Gyārūng 之 si° 乃是特別表示由 sip→si° 的。喜馬拉雅語當中如 sā, 或 sai, chiu 或 chu, 也是因為失 -p 的。⁽⁷⁴⁾ Karen 語和 Kachin 語⁽⁷⁵⁾ s'i, si, sai, 可以顯得出來是由 sip→s'i 的。⁽⁷⁶⁾ 猓莫語⁽⁷⁷⁾和緬語的⁽⁷⁸⁾ ts'ē, ts'ō, tse, ts'i 等同 Karen 語一樣, 獨有西夏的 ga, 我想他許是同蠻語中 kōü, (Miao-tsü) kao (Pē-miao), chiu (Hē miao)相近。關於這一點, 我以為西藏的 chu, 喜馬拉雅的 chiu, 正是和喜馬拉亞語的 kap (m̃yū), Nāgā 語的 gep (mikir) 還有更相近的 chip (maring) 是一種來源呢。台語的 šip, 中國古音的 ziēp 是不是經過 ch p 而變為 t'šip (如汁 t'šiep, 針為 t'šiem)。一部分變為 šip, 他的原始語音或為 *kīap 一類的音, 以後一部 kīap 的 k 的顎化變強成 ch 乃至 ç 因 i 變 e 至於失去, 他的收聲 -p 亦失掉就成了今日藏語, 喜馬拉雅語等, 一部分因 ch 更進為 t'š (或 ç) 成為中國古音的 ziēp (t'šiep) 今日台語 šip 再由 t'š 及 š 硬化而為 ts, s, 失掉 -p 成為今日猓莫, Karen 語之 ts'ē, tsi, 等。至於西藏語的 bchu 之 b, 現在還不能知其來源, 故在假定上未曾列上。

中台藏緬共同單語族

“十” (g) kīap

<u>中國語</u>	<u>ziēp</u> → <u>šī</u>	<u>喜馬拉亞語</u>	<u>chu</u>
<u>台語</u>	<u>šip</u>		<u>sā</u>
	<u>sip</u>		<u>kap</u>

(73) 西藏語 chu (Spiti, Kāgate, Šarpa, Dānjongkā, Hloke) schū (Baltī, Purik)

(74) 喜馬拉雅語: chī (Ranghas), chiu (Gurung, Murmi), chu (Tōtō).

(75) Karen 語: s'i (Pwo 文, Sgā si 文), (Pwo Bassein, Sgā 白 Mopwa), š (Bwè, Brä°, Manö), sai (Yintalä), t'si (Mäpouk), sö (Gheko).

(76) Kachin 語: ši (Kachin, Maran) si (Singp'o).

(77) 猓莫語 ts'ē (Gni Lolo), ts'ō (Ahi Lolo, Lolop'o), tse (Ako Mos'o) sö (Akō), ts'i (Lisu), tsi (Lis'ā).

(78) 緬語 tsi (Szi), s'e (Laši), sā (Tavoyan, nəa, Danu), ša (Taungyo), se (Arakanese), s'i (P'un Samong) tsä (Maru).

<u>裸莫語</u> ga	Bārā 語.....chi
ts'ī	Kuki-Chin 語.....šom
(80)gha	som
<u>西藏語</u> chu	Kachin 語.....ši
<u>蠻語</u> tsip	Nāgā 語.....chi
chi	Karen 語.....ši
kao	s'ī
<u>緬語</u> ša	
sä	

(80)西夏𐺩𐺨(十)藏音 dghah, dgah kha 漢音閣 yap, 𪛗 [·âm] 今定其音 gha